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年 东京国际集会综述

刘宝辰

日本“实现战后补偿市民基金会”，于 5 月 20、21 日在东京主持举办了“‘战后 60 年’·与受害者共同清算日本的过去国际会议”。与会者为来自韩国、中国、中国台湾、菲律宾、荷兰、美国、朝鲜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人，其中包括战争受害者、学者、律师、议员等人。

会议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促成日本特别立法，解决战后遗留问题

5 月 20 日，与会代表首先前去日本副议长官邸拜会了日本民主党领袖副议长中野宽成先生，各代表作了简短敬辞和发言后，中野先生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出身于长崎，作为政治活动家，主要从事维护在日外国人权利问题的的工作，对此，我在国会曾提出过一些法案，解决了几个。二战中，许多亚洲国家遭受了日本给他们带来的永远也弥补不了的痛苦，对此我深表遗憾。现在在日本，各国都提出了一些诉讼案子，但都被驳回了，一个也没有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必须修改法律，用特别立法的形式来解决各国受害者的问题，除此以外，别无好的办法了。”

在议员交流大会上，各国和地区的议员分别发表了意见。韩国议员讲道：今年是日韩关系正常化 40 周年，但日韩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各国议员应该联合起来，促成日本国会制定新的法律，争取在日本战败 60 年的今天有个好结果。台湾地区立法委员介

绍说: 台湾的民间与法律界, 1995 年前后开始关注在台的受害女性问题, 立法院已提出两次法案, 要求日本政府对遭受日本伤害的受害女性道歉和赔偿。台湾“中央政府”每年都拨出财政预算, 照顾这些受害的阿妈们; 民间团体每年都对受害阿妈们探望和慰问。此外, 还准备建立纪念馆, 教育学生们记住这件事。还请阿妈们口述她们的遭遇, 准备编印成册。今年 3 月日本最高法院判“慰安妇诉讼案”败诉, 使她们很失望。为此台湾地区立法院正在进行第三次讨论, 准备与日本议员联合, 促成特别立法。菲律宾的议员代表介绍说: 今年 4 月 25 日, 政府出钱建立了受害慰安妇纪念馆。这并不只是为了我国, 而是为了全世界的女性伸张正义。妇女问题不仅是战争问题, 还是和平问题。我们与韩国、日本的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议员进行过多次交流, 希望各国议员联合起来, 促成日本国会出台特别立法, 解决这些问题。

日本三大在野党的国会议员也分别发表了她们的主张。民主党众议院议员石毛爱子讲: 现在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活着的越来越少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 纪念 60 年有特别的意义。我们虽然是在野党议员, 但在国会中还有说话的机会, 只是立法并未采取我们的意见。在众议院中, 我们曾提出对 1931- 1945 年间的劳工、受害女性、化学武器、细菌战等问题进行调查的议案,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日本市民共同的认识, 但在国会中未讨论审理。民主党元爱利子参议员发言说: 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靠各受害者打官司已经来不及了, 必须特别立法, 想在战争结束 60 年之际解决这些问题。国际劳动组织已经向日本政府两次提出了解决受害女性问题的劝告, 最近我们向国会又第 6 次提出为解决受害女性问题立法的提案, 但没被接受。共产党参议员吉川春子讲: 我是“性暴力法案”提出者之一, 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已经 12 年了。日本政府前几年设立的关于解决受害女性问题的“亚洲基金”, 大家拒绝领取, 因此解散

了,政府丢了面子。受害女性们本人不是为了钱,当然政府要赔钱,日本共产党要尽最大努力办这件事情。社民党议员阿贝兰子说:“日本正日渐右翼化。小泉很独裁,不听议员的意见,现在自民党与在野党非常对立。清水议员多年做解决性暴力问题的工。村山首相曾着手解决关于性暴力受害妇女的问题。日本同亚洲各国近来关系恶化,小泉是根子,中国最近出现的反日示威完全是由小泉引起的。”

原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此次国际集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年事已高的土屋公献先生参加了两天的各种集会,做了多次发言。他认为:“日本有一种说法,‘战争期间断不了发生点坏事,是少数人干的。’这种说法就是为日本再次发动战争制造理由。让日本政府谢罪、赔偿,是制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最好办法,也是最省力的办法。我想日本必须对那段侵略历史用很好的方式面对它,这很简单,就是正视过去所犯罪行,对受害者认罪赔偿。日本人现在应重点考虑的,并不是我们受美国多大的伤害,而是我们对别国有多大伤害,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众议院议员鸠山由纪夫先生和社会民主党党首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女士强烈谴责了小泉政府对各受害者不道歉,不赔偿,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和日益右翼化的种种表现。表示了充分利用国会机构,为早日解决各受害国的战后遗留问题,促成特别立法应持的积极态度。

5月23日上午,被苏联红军俘虏曾在西伯利亚服过劳役的当年日本兵,中、韩、日三国受害代表及支援者共7人,与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见面,表达了受害者在有生之年希望日本能够尽快解决他们问题的愿望。

第二、交流了各国开展的活动,通过了《呼吁书》

各国代表在分组报告会上,对强制劳动和劳工遗骨挖掘归还、

朝鲜族原日本老兵、韩国被原子弹伤害者、各国惨案和细菌战受害者、B C 级战犯家属、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和日益右倾化等问题，分别做了报告。

印尼原为荷兰殖民地，日本入侵印尼后，抓捕关押了至少 8.5 万名荷兰人。男性被强迫劳动，9 岁以上的男孩从母亲身边被强行带走，许多人在修筑铁路时被迫害致死。女人被强迫为性奴隶。日本杀害了大量的荷兰人，破坏了国际法，但至今未承担责任。8 名荷兰劳工和受害者向日本提出的上诉，最终被日本最高法院判为“结束诉讼程序”而不了了之。荷兰成立了全国性的处理这一问题的“赔偿基金会”，“基金会”曾向小泉首相寄去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请愿书”。到 2004 年底，荷兰受害者曾组织了 120 次请愿活动，到日本驻荷兰大使馆前示威，先后递交了 120 份“请愿书”，但均无回答。

1945 年 8 月日本原子弹爆炸时，韩国有 4 万人死亡，7 万人受伤，现在还有 2500 多人在世，他（她）们至今仍未受到日本公正对待。日本政府对居住在本国的受原子弹伤害的国民每月都发给补助金。日本政府规定，现居住在日本国以外的非日本国籍原子弹受害者，必须在日本居住 30 天以上，经日本有关部门核查、医院体检认定后可得到用于经常体检的健康手册和生活医疗补助金。如果受害者没有能力去日本就不能得到。这样的受害者韩国还有不少，中国也有。另外，原子弹的伤害还遗传给了下一代，日本同样没有管。韩国的第二代受害者代表金亨律，在会上用自己残疾的身体和大量的事实，强烈谴责了日本政府这种不公正、不人道的态度。

日本北海道的民间团体，近年来在北海道地区又发现了当年的中、韩、朝劳工遗骨。他们打算与中韩两国联合进行调查和解决。关于日本强掳和迫害中、韩、朝等国劳工的问题，国际劳动组

织曾向日本政府先后提出了 5 次解决的劝告,但日本政府至今仍未理睬。

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呼吁书》,于 5 月 23 日交给了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呼吁书》指出:“我们呼吁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尽全力清算过去遗留的问题。日本政府应当与高龄的受害者们一起坐下来直接对话并向他们谢罪。为此,日本国会应当尽快制定一条法律:企业和自治团体应当弄清战争中强制劳动的实际情况;日本历史教科书应当记载忠实于历史的,近邻各国也能正确评价的内容;日本公民应当考虑为了恢复与亚洲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信赖关系作为公民该做些什么。”

(刘宝辰)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1931—1945)》

2005 年 6 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胡澎著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28.8 万字。该书分七章论述了昭和初期、九一八事变后准战时体制下、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妇女团体,太平洋战争期间妇女团体的统合,战时官方妇女团体的活动、特征及作用,妇女团体纳入战时体制的原因分析,日本近代的妇女团体演化的规律及“受害”与“加害”的双重角色。并附录日本近代女性大事年表。